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9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30-3

I 1...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1999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07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刘学明

责任编辑:龚秀兰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yj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4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2030-3/I·1549 定价:27.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特邀）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特邀）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9年9月

目 录

本届政府没有分洪·····	彭子强(1)
簪洲湾的伤口·····	岳恒寿(71)
女人不是谜·····	李鸣生(91)
农民的呼唤·····	杨 豪(144)
“2·25”海南剿匪大捷·····	郝敬堂(212)
开国将军轶事·····	吴东峰(366)
风暴过处·····	马平 余清楚(442)
牛街故事·····	马泰泉(497)
附录一 1999 年的报告文学创作·····	李炳银(546)
附录二 1999 年中国报告文学参考选目·····	(552)

本届政府没有分洪 ——'98 荆江分洪高层决策纪实

彭子强

一 “分洪必须由中央批准”

1998 年 8 月 6 日傍晚。一架飞机从北京机场升空，向湖北荆州方向飞去。虽在万米之上的高空，天色仍是晦暗的，能见度不佳，舷窗外面总是灰蒙蒙一片。

温家宝副总理沉默地坐在舷窗旁，他眉宇间神色凝重，明知道无法看清什么，却仍然忍不住几次三番地向窗外探望……

在温副总理的身旁，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水利部副部长周文智、解放军某部符部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常务副主任赵春明……还有警卫人员和新闻记者。也有不少人伸着脖颈凑在舷窗边，试图看到下面的情景。

“应该到荆州了吧？”

机舱里有人推测着。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湖北荆州。长江中游上起湖北枝城，

下止湖南城陵矶，路过荆州的一段谓之荆江，长约 350 公里。

此刻荆江告急！

温家宝，这位国家防总的总指挥，要把抗洪战役的“指挥部”搬到长江边，搬到最险要的荆江边上来。

8 月 5 日，他看到了这样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荆江河段险恶形势的紧急报告》。

近几天，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出现暴雨洪水，上游寸滩形成新的洪峰，与乌江洪峰遭遇后，预计宜昌 8 月 6 日 14 时，将以 55000 流量直逼荆江……尽管清江洪水先期过境，但仍以 1000 流量下泄，给荆江河段带来巨大的防洪压力。5 日 24 时，沙市水位达到 44.67 米。据现实水雨情分析，8 月 6 日 20 时沙市水位将达到 44.75 米，直逼 45.00 米的分洪争取水位；7 日 14 时，石首水位 40.55 米，超历史最高 0.74 米；8 日 2 时，监利水位 38.10 米，超历史最高 0.55 米；8 日 8 时，城陵矶水位 35.50 米，超保证 0.95 米。这种高水位叠加、峰上加峰、更趋险恶的防洪形势，使荆江到洪湖河段的防洪形势异常严峻。

更严重的是，长江上游的四川至宜昌和清江上游仍维持降雨，径流将泄流入江，加大对荆江河段的防洪压力，尤其是沙市水位很可能突破 45.00 米的分洪争取水位……

报告最后说：根据荆江防洪异常严峻的形势……准备作好荆江分洪区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必要时，请求启用荆江分洪区。

温家宝看到事态严峻，立即报告朱总理。其实几乎在同一时刻，朱总理也看到了这份报告，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就在 7 月上旬，在荆州市他曾公开回答省市领导和新闻媒体说：“本届政府

不考虑分洪。”

万万没想到，事隔才多少时日，荆州的沙市水位已超过 44.67 米，离 1985 年国务院“钦定”的荆江分洪争取水位 45.00 米只差 0.33 米，形势非常严峻，令人震惊！转眼之间，分洪与否，这个尖锐严峻的问题已经又摆到了面前！总理不敢怠慢，立即报告江泽民主席，两人商议决定，派温家宝同志到湖北防汛前线去，到荆州去。

出发前，江主席、朱总理交代他说：

中央原则同意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报告，只提出一条，这就是分洪的批准权限在中央、国务院，是否分洪必须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决定。只有这一条必须由中央批准。

晚上 9 时 45 分，随着越来越响的引擎的鸣声，飞机在沙市机场降落。

这已是温副总理今夏以来第四次飞抵荆州。

他顾不上休息，连夜驱车赶往监利长江干堤险段实地视察水情。

月光迷蒙，夜色浓重，虽然江水茫茫波涌浪翻，但大堤上仍然气温灼人，暑热难熬。瞭望浩瀚的江面南岸，上一次来荆州时对面清晰可见的楼群，已被江水遮去了将近一半，阑珊的灯火也变稀了，江面仿佛一下子宽阔了很多，茫茫无际，一片汪洋。

温副总理一边在大堤上巡视，一边掂量着湖北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家防总和国务院的分洪预案，心情格外沉重。分洪，意味着荆江分洪区 921.34 平方公里大地眨眼之间化为泽国，意味着 33.5 万人要转移，意味着大约 150 亿元直接与间接的经济损失和灾后重建的巨大困难。然而，荆江分洪区正是为了缓解荆江水患而设置的。不分洪，350 公里长的荆江大堤守得住吗？俗话

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自古以来易溃难守，据有关水利史志不完全统计，从东晋太元年间至共和国建国前，仅江北荆江大堤就决溢 97 次。如果决了口，江汉平原、武汉三镇都将被淹，那损失就不是用百亿千亿所能计算的了。两者之间，实在难于抉择，他心里还没有底，他必须进一步了解情况，找人谈话。

这时，江泽民总书记打来电话询问水情，温副总理接过手机报告，他此刻正在监利西洲垸的荆江大堤上，这里水势比较平缓，有空降兵和民兵把守，请总书记放心。

江总书记叮嘱他，一定要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接着，朱镕基总理也来电话询问。

放下电话，温家宝思绪万千，他知道总书记和总理一夜都没有睡觉，更感到自己肩头责任重于泰山大如天！

“你们提出分洪，舍小家，保大家，精神可嘉！这是需要勇气的。”温家宝对陪同视察的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等人说，“但是，中央对待分洪这件事情是非常慎重的，这次之所以派我来，就有这个意思。我来之前，总书记一再嘱咐我，一旦分洪，几十万人要转移，巨大的财产要损失，要慎重。我将把这里的实际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以便中央正确及时下决心，分洪还是不分洪。”

他一边向前走，一边同这些省市领导人交谈。他讲了几条意见，后来形成文字上报中央。他说：

“要把坚守长江大堤作为重中之重，防汛抗洪工作要立足于确保大堤的安全，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嘱咐我的。

“还有，我在飞机上看到长江河道内一些民垸该扒口的还没有扒口，这些洲滩民垸要主动破口行洪，以缓解大堤洪水的压力，为了保全大局，需要牺牲局部。但在破口之前必须把群众转移出去，洲滩民垸什么时候破口，由省政府掌握。

“从现在起，就要有组织、有领导地疏散荆江分洪区的群众，要派得力的干部领导这项工作。这事马上就得做，不要等中央批准，这是朝最坏处着想，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果，不需要分洪，岂不更好?!”

“请省政府将险要堤段列出清单，周密部署，根据险情增派力量，确保这些堤段不出问题。重要堤段要增派解放军。比如像监利洪湖段，石首、松滋、沙市的堤段，布防的力量都不够。这些堤段光靠群众不行。具体如何布防，我考虑不周，请省政府祝平同志再研究。我来的时候，中央领导一再指示，要人给人，要部队可以紧急调动。省政府要迅速将需要增派部队的堤段摸底排队。符部长具体负责部队调度，有些可以从驻守部队就近安排，有些可以增派，要统筹考虑。危险堤段要设立临时指挥部，由地方领导和部队首长联合负责，比如洪湖监利段的前线指挥部。”

水利专家们告诉温家宝：长江第五次洪峰将很快到达沙市，沙市水位将达到 44.95 米，这样早已大大超过分洪的保证水位，如果突破分洪争取水位 45.00 米，那么荆江大堤便危在旦夕，因为它已在高水位泡浸 40 多天了。最危险的是洪湖、监利两段，险情不断。

“这两段是谁的部队把守?”副总理马上问道。

“空降兵军长马殿圣。”贾志杰告诉他。

“走，我们去找他!”温家宝即刻登车，向监利大堤驰去。

听说副总理找他，马军长已在大堤上恭候副总理的到来。

握手寒暄后，温副总理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瘦高个军人。马军长面庞瘦削，两鬓微微染霜，虽然因过度疲劳和缺少睡眠，眼睛红肿，两颊松弛，显得有些憔悴，但腰板挺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军人姿态。

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温副总理当然不熟悉这位军人，只知道

他的职务和名字，不过这就足够了。

“部队搞过抗洪吗？”副总理问。

“搞过，部队驻地离长江不远，长江一发脾气，我们就来降服它。”

“你认为洪湖、监利这两段怎么样？”

“不怎么样，”马军长回答，“尽给我捅漏子，找麻烦，头疼死了。赤壁乌林，曹操逃跑的地方出了两次险，幸而堵住了。”

“我是说，这两段危险大不大？”

马军长说：“这在我看来，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

“这话怎么说？”

“如果沙市水位老往上蹿，危险就大，反之危险就不大。如果你把大堤看紧点，看得很紧很紧，不让洪水有一点漏洞可钻，危险就不大，反之，危险就大。”

“将军说得有理，很辩证。”副总理很高兴，“你今天到洪湖去了吗？”

“我今天早上刚离开那里。”

“那地方沙堤多，又泡了40多天，情况怎么样？”

“我看了一圈，感到还可以。”马军长说，“实际上洪湖的作业条件比监利好。”

副总理又问：“洪湖、监利是荆江中最危险的两段，中央下决心要守住这两段，现在我问你，你们能守住吗？能守住，我就向中央报告，说你马军长表态能守住。”

“我们有信心守住。假如水情不是风云突变，不发生特别的变化，守住它，应该说问题不大。”

“好，好，这我就放心多了。”副总理不无感慨地说，“你知道吗，总书记、总理都睡不着觉，刚才我在大堤上他们还先后打来电话，问这里的情况，他们不放心啊！马军长，我要先见到你

就好了，我就可以报告总书记和总理，告诉他们，空降兵马军长说守得住……”

马军长激动万分，端端正正向副总理行了一个军礼，说：“温副总理，你就报告总书记和总理，这两段我马殿圣包了。”

“好，你马军长要真正把它们守住了，在抗洪史上是个奇迹，就是立了大功，届时，我一定为你们请功。”副总理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我们决心人在堤在，水长堤高，誓与大堤共存亡！”

这时，一旁的湖北省军区廖其良副司令员说：“我是这里的前指，手头还有部队可以机动，如果空降兵不够，就把预备队拉上去。总之，千方百计保住大堤！”

“好，有部队表态，我们就放心了。”温副总理说，“如果把大堤守住了，中央的部署就不会打乱。大家绝对不可松懈，一定要严防死守。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地、不受干扰地考虑荆江分洪区的问题。这样，在中国防洪史上就是创造了奇迹。”

“奇迹是人创造的。请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奇迹！”马军长最后回答。

温副总理上车后，立即从赵春明手中拿过手机，向在北京通宵未眠的朱镕基总理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

这时，已是凌晨2时，车队在监利宾馆前停了下来，温家宝穿过大厅，来到二楼会议室，听取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和广州军区副司令龚谷成的汇报。

谁知汇报者刚讲了十来分钟，有人匆匆进来，走到公安县委书记黄建宏身边，悄悄告诉他，孟溪大垸溃口了！黄建宏忙把这一消息传递给荆州市委书记刘克毅。

刘克毅大惊失色，与王平市长耳语，王市长一听也十分震惊，两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副总理报告。刘克毅眼含泪水，

声音哽咽地说：

“副总理，凌晨 1 时左右，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口了，它紧挨着荆江分洪区……”

“救人要紧。”温家宝马上说，“会议暂停一下，后院起火了。”

省委书记贾志杰问道：“这垸子多少人？”

“13 万人，3 个乡镇，300 多平方公里，洪水与地面落差 6 米，溃口宽 100 多米……”

温家宝对省长蒋祝平说：“马上联系部队，冲锋舟，还要派直升机去投放救生圈。”

蒋祝平立即走到屏风后面，打开了手机……

温家宝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荆州有困难，尽管提出来，救人要紧，中央会满足你们的需要……”

刘克毅、王平和黄建宏离开座位，火速赶赴孟溪。

温家宝又找解放军符部长联系部队支援孟溪大垸救人事宜，然后，会议继续。

讨论的重点是荆江分洪的问题。

“你怎么看？”温家宝问一个专家。

“我认为还是要启用荆江分洪区。”

“为什么？”

“我干了几十年，今年的情况特别。水位居高不下，且持续时间老长，不分洪，监利、洪湖守不住。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好，堤身质量不行，建立在沙丘上面，堤脚随时可能溃口……”

此时，有位领导干部焦急地说：“副总理，现在沙市水位已突破 44.75 米，离 45 米只有 0.25 米了，荆江形势十分危急，是否分洪请你指示。”

省委市委的一些同志也认为是否分洪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应该赶快定下来。

会议室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温家宝知道，这是由于孟溪大垸溃口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在气势汹汹的洪水面前，人们难免有些紧张。

他沉吟片刻，说：

“登机之前，江总书记一再在电话里叮嘱我，一定要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分洪问题要慎之又慎，一旦分洪，几十万人要转移，100多亿的财产要付之东流。我认为孟溪大垸的事再大，仍是局部，还是要严防死守大堤，是否分洪，还要看一看。但是，绝不能放松分洪区群众的转移工作。”

温家宝顿了顿，语气有些沉重地说：

“不要轻易言分洪，分洪需要报中央批准。省里提出分洪，一是要长江沙市超分洪水位45米；二是要水位仍在上涨；三是要长江上游、四川东部、清江流域继续下雨，发生大洪水。出现这三条，在这个情况下，我向中央汇报，经过中央批准，到时候可以下达分洪命令。分洪令下达以后，要再给群众一定的时间转移。”

他的话使得会场鸦雀无声，因为副总理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尽管目前水情形势危机四伏，但还不到非分洪不可的地步。

副总理望了望会场，提高了嗓音：

“同志们，从1954年以后，年年有分洪预案，但44年来我们没有经历一次真正的实践，所以对分洪所带来的困难，对群众转移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足够的估计。现在地方经济发展同44年前不一样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同44年前不一样了，还有我们国家的内外影响力也同44年前不一样了，因此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有足够的估计。”副总理鞭辟入里的讲话赢得了认同和掌声。这次关于荆江分洪问题的会议凌晨4时结束。

当晚，四架直升飞机飞临孟溪上空，投下一万件救生衣。舟桥旅的 100 多艘冲锋舟也已出现在孟溪的茫茫波涛中……

二 分洪区：一个宏伟的构想

没有人不知道长江，但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荆江分洪区。恐怕更少人知道荆江分洪区正是为防止长江大堤决堤而特设的。最初，它只是一个人头脑中的构想，现在却形成了一个沧海桑田的现实。这个人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林一山。那是 1949 年夏天，南下干部团秘书长林一山在车至汉口时接到一道紧急的任命，任命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当时的情况是，长江的水位正在上涨，特别是长江中游的荆江江段处在危险之中，而当时的国民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已完全瘫痪。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子恢看中了早在 30 年代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林一山。于是他把林一山从列车上截留了下来。

邓子恢问他：“你打算怎么干？”

“学大禹。”林一山似乎胸有成竹。

不久，林一山成为第一任“长江委”主任。

1950 年 2 月，林一山带领长江委的秀才们跋涉在荆江大堤上。他用冷静的目光打量着滚滚滔滔的江水，打量着沙市街道上那些低于水位线的平房，一边走，一边思索：怎样化解荆江之险？几个月前，在告别邓子恢后，他就曾经随解放大军到荆江视察。那时，荆江的沙市水位是 44.49 米，满满一江水，好吓人啊！随时都可能决堤溃口。解放军一面与敌军作战，一面防洪抢险。他当时就想，能不能让满满一江水不流向城市而流向一个预先设好的盆地？上大学时，他记得老师讲过，外国人就是这样干

的，那叫分洪区，实际就是给江河让出一块地，洪水来时变成“人工湖”。大自然也是这么干的，洞庭湖，就是长江最大的自然分洪区。

此刻，他又被这个想法深深迷住了，他想到建一座堤坝，安几十个闸门，洪水涨满大江时，闸门呼啦一下打开，吞进滔滔洪水，于是荆江大堤的水位即刻降低。当 350 公里长的荆江大堤走到尽头的时候，林一山的思想火花也越燃越亮。那些秀才们为他的设想所折服，认为这是治理荆江之水的唯一途径，是伟大的构想。

“其实，这是我们老祖宗大禹的发明，就是疏导的办法。英、美也是这么干的。康有为也是这么想的。”林一山说。

上帝好像特别垂爱长江委的秀才，就在他们苦苦地求索，寻找一个地方作为分洪区时，一个理想的分洪区就像一个大脚盆一样袒露在荆江南岸。从湖北省地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大脚盆”。它北起荆江江南太平口，南抵湘鄂边界的黄山头，南北长 68 公里；东临长江，西靠虎渡河，东西宽 13.55 公里。虎渡河与从荆江江南藕池口分泄的安乡河在黄山头相交，这两河的河堤加上荆江南岸江堤，使这个“大脚盆”成为四面临水的天然大盆地。盆地总面积 921.34 平方公里，有效蓄洪量 54 亿立方米，这正是绝妙的纳洪蓄水之地。它就在如今出了名的公安县境内。

林一山他们高兴极了，称它是“天上掉下的天然分洪区”。

就是这个发现了“大脚盆”的林一山，35 年之后，1985 年春天，74 岁高龄的他，再也抵挡不住脑海里汹涌澎湃的思想洪涛，提起笔来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写了一封关于荆江分洪的信：

小平同志：

关于长江在荆江以下的荆江大堤防洪问题，我必须向你写个报告，因为在湖北，至今仍有可能发生一次世界罕见的悲惨的事件，并将打乱全国经济计划。

.....

林一山不是耐不住寂寞危言耸听，他在信中预言：荆江大堤虽然年年修，但仍有可能发生大堤溃决的大事故，可能要死亡 50 万至 70 万人，荆江分洪区可能要再次使用，而使用一次，按 1982 年估算，至少要赔偿百姓直接损失 10 个亿，因此，中央要未雨绸缪，从根上治理长江。可惜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是天方夜谭，连水利界内部也有不少人对此麻木不仁，一笑置之。

邓小平被林一山的忧患意识所打动，在信上又是圈点又是画杠杠，然后把信批转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李鹏转批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女部长立即给邓小平写了报告。报告上称，她对林一山的报告颇有同感。共和国将面临一场大洪水，荆江分洪的历史可能再次重演……

荆江分洪工程于 1954 年首次运用，先后三次开闸分洪，对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数以百计的星罗棋布的村庄在洪水中消失了。16.4 万灾民被安置在用土堤围起的安全区内，种起了“吊田”，即平时到分洪区里种田，田地旁边搭个草棚居住，汛期一到，便回到安全区，洪水过后，再从安全区出来劳作。但八年十年过去，荆江分洪区没有再次分洪，老百姓的胆子又大了，纷纷离开安全区重返故土大兴土木发展生产。群众虽然年年在荆江旁提心吊胆伴江如伴虎，但建设家园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至 1988 年，分洪区已拥有 8 个镇 2 个乡、4 个农林渔场、212 个村庄，13 万农户、51 万人口，120 多家工业企业，成为公安县的主要粮油产区和骨干工业基地。